

前两个阶段表现优异,第三阶段将保持优势——

市场瞭望

第六届新加坡航展上

中国企业有望继续领跑5G

本报记者 黄鑫

行业观察

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开幕在即,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樊晓斌近日表示,2018年将是5G标准确定和商用产品研发的关键一年。在前两个阶段的测试中,中国企业均表现优异,并有望在第三阶段继续保持优势。

中国IMT-2020(5G)推进组已于1月16日发布了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第一批规范。通过第三阶段测试,预计在2018年底我国5G产业链主要环节将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按照规划,我国5G试验将分两步走:第一步是2016年到2018年底,为5G技术研发试验,主要目标是参与支撑5G国际标准制定;第二步是2018年到2020年底,为5G产品研发试验,主要目标是开展5G预商用测试。业界预测,我国有望在2019年实现5G通信预商用,2020年实现5G通信大规模正式商用。

5G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此前,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就曾表示,“预计2018年6月份5G国际标准第一个版本出台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基本

上能够同步出台或者接近商用,为5G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企业更是早早做好了准备。比如,中兴通讯很早就提出大规模天线技术将成为5G时代频谱效率、容量和覆盖大幅提升的关键技术,并最早攻克技术难关、将其运用于4G网络,使5G技术在商用网络规模应用时间上大幅提前,并带来了最高达8倍的频谱效率提升。目前,中兴通讯已经推出了面向5G商用的系列化产品,包括覆盖高低频段5G系列化接入设备、多样化5G承载方案、灵活高效的5G核心网等,为有志于在2019年规模商用部署5G的运营商做好了充分准备。

北京市经信委日前也透露,今年北京将进行5G试点商用。目前,从技术角度看,北京5G商用基本已经做好准备,等国家颁布相应的标准后,将正式进入市场。

在北京怀柔试验场已完成的5G试验前两个阶段中,中国企业表现优异,不仅各项指标全面领先,还有多项关键技术被采纳为5G国际核心标准。“在5G预商用前,我们有信心依靠技术、商用和规模优势,继续领跑5G。”樊晓斌说。

据了解,为了解决5G网络海量接入的需求,中兴通讯提出了MUSA候选方案,可以让系统在相同的时频资源下支持3倍至6倍的用户接入数,极大降低了终端功耗。这个方案在中国5G第二阶段测试中,实现了9000万连接数/MHz/小时,远远超过了国际电信联盟定义的指标。

在商用方面,2017年,中兴通讯的5G全球合作版图已经扩展到全球20余家顶级运营商,包括与中国移动开通国内首个5G预商用基站,与日本软银开通首个5G外场测试,为欧洲建设首张5G预商用网络等。

第三阶段测试更侧重多家厂商间的合作测试。目前,西班牙电话公司Telefonica已联合中兴通讯完成了5G网络架构和承载测试,双方将进一步对5G端到端方案实施验证;法国电信运营商Orange计划联合中兴通讯于2018年在欧洲进行多站点5G独立组网架构测试;中国移动联合中兴通讯在广州建设了最接近5G真实环境的实验网络,对5G连续组网实施验证,同时计划在2018年将实验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覆盖广州绝大多数地区;中国电信在雄安、苏州首批开展了5G预商用测试,

选择中兴通讯共同探索垂直行业的创新应用;中国联通联合中兴通讯建设的首个5G NR新空口外场测试站点也完成了业务验证。

“中国市场的最大5G商用网络将带来规模效益优势,为运营商带来经验及成本上的红利。”樊晓斌说。

截至目前,各国政府和运营商均已规划在2020年规模商用5G,中国也规划在2020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商用网络。得益于5G在中国市场大规模部署带来的经济效益,中国通信企业的5G系统产品将加快成熟并大幅提升规模优势,为全球运营商提供最具竞争力的5G商用网络,形成规模效益领先。市场咨询机构Ovum认为,在大规模天线技术、5G系列化基站、5G承载、回传/前传、5G核心网和终端等5G六大产品系列中,中兴通讯是全球仅有的能提供完整5G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两个厂商之一,对整个5G网络的需求有着更全面更立体的理解。

“可以说,我国通信业以创新驱动5G发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术试验深入开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左铠瑞说。

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煤炭业仍需以改革促内生动力转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透视

“报告显示,煤炭产业经济经历深度调整后,“政策底”和“市场底”相继形成,在2016年年中迎向来向好拐点,并呈现持续向好势头。但这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策,而非内生动力转换成功所致。2017年下半年虽然仍旧稳中有进,但进度已趋缓。下一步,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增强发展的动力和韧性”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产业一线

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80%

河北河间再制造企业过年“赶订单”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哈聪杰报道:近日,记者来到河北省河间市长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看到车间内一派热闹的生产场面,一批准备发往德国的再制造产品——汽车启动机,正陆续走下生产线,整装待发。

“德国是汽车生产大国,也是技术强国。我们的再制造产品能够达到德国的严苛标准,感到很自豪。”公司产品开发部经理何锦忠说。

河北长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河间再制造产业的龙头企业。再制造是对再制造毛坯实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其质量特性不低于原型新品水平的过程。据专家测算,与制造新品相比,再制造产品可节省成本50%、节能60%、节材70%、降低污染排放80%,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

河间再制造产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和石油钻采两个行业。“产业发展初期并不规范,一度成为执法部门打击的对象。经过多年的整治,河间再制造产业实现了脱胎换骨、有序提升。”作为亲历者,何锦忠感慨良多。如今,河间再制造产业已有500多家企业,从业人员5.2万人,总资产达30.8亿元,年产值近60亿元,去年被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为“京津冀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再制造看似“旧品翻新”,其实充满了科技含量。何锦忠指着一台正在检测的汽车启动机说,这样一个体形微小的产品,涉及100多个零部件,并且不同汽车品牌采用的启动机型号、部件也不尽相同。对每个可修复提升的部件,都要经过高温、耐久、急变速等系列实验和检测,工艺十分精细。

在长立公司的一个再制造生产车间,仅整机性能检测台就达到10余个,而这只是其中一道检测工序。其他环节还包括拆解、初拣、清洗、烘干、分类、检测、再制造加工、寿命评估等,经过10余道工序,才会到达“整机验收”阶段。

再制造产业涉及产品种类多,关联产业链条长。以汽车配件再制造为例,包括旧件收购、分类仓储、精细加工、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环节。河间再制造产业不仅带动了模具制造、机件冲压、附属件生产、再制造产品包装、交通运输等相关企业240家,也带动了运输物流业等服务业迅速兴起。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建设了检验检测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展示交易和体验中心、再制造产品展示体验中心、电子商务中心、人才培养培训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等七大再制造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目前,河间再制造企业产品不仅拓展至汽车启动机、发电机、变速箱、羊角轴、离合器压盘、变速箱、转向机、底盘、花建槽等10多个种类、上千种规格,在国内再制造市场占有率接近80%;并且实现了年出口总额4300多万美元,在欧美、中东、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打开了市场。“赶订单,过大年”成了这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本版编辑 杜铭

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保持在30%以上,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岳福斌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在宏观经济平稳向好的背景下,下游行业的煤炭消费需求有所回升。报告指出,2017年火电增速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值。钢铁产业去产能、取缔地条钢等措施,使优势产能加快释放,用煤稳中有升。水泥价升量增,有利于煤炭供需平衡,价格稳定。原油价格重心上升,天然气供不应求,都对缓解煤炭市场供需矛盾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2016年以来,煤炭产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批煤炭企业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去产能、限产量、稳价格,不断加大调控的力度,使供给质量有了较大改观,市场秩序和市场价格恢复理性并进一步趋稳,产业发展动力和韧性明显增强。

脱困发展仍在路上

报告认为,2018年,煤炭下游产业有望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将为煤炭产业创造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将为煤炭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扩大优质供给、改善供需关系等提供强大动力。

报告同时指出,当前影响煤炭产业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问题突

出,钢铁、煤炭、火电、建材等传统基础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兴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各产业链条中上下游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尤以煤电矛盾为甚。

“当前煤炭产业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并不意味着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不意味着现实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得到了根治。”岳福斌说,目前煤炭产业走出“隆冬”,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策,而非内生动力转换成功所致。从2017年下半年的产业经济发展情况看,虽然仍旧稳中有进,但进度已趋缓。原煤产量增速趋缓,市场价格高位横盘多日,主营业务收入继续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等内外部成本有上升的趋势,利润将继续大幅提升也不现实。近几年来,煤炭产业的技术进步相对较慢,将影响产业下一步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认为,当前不能对煤炭经济形势好转过于乐观,煤炭产业脱困发展仍在路上,任重道远。“煤炭产业经过‘隆冬’的锤炼,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发展的动力和韧性都在增强。我们坚信煤炭产业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应对挑战、温和调整、转型升级、向好发展。”岳福斌说。

深化改革增强韧性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副司长王益焯指出,2017年,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不断深化,能源清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

不过,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煤炭将依旧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因此,推动煤炭产业健康发展,依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举

措之一。但长期以来,煤炭产业改革相对滞后,对政策依赖度过强,抗市场周期波动和抗风险能力不强。

报告指出,要使我国煤炭产业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以此推动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由数量型、粗放型、外力推动型向质量型、集约型、内生动力型转变。

“在目前市场格局下,仍然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要坚决清除出市场,绝不手软,以利于拓展优势企业的发展空间。”岳福斌说,要推动煤炭产业健康发展,首先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过剩产能不动摇,使落后产能加快出清。同时,要利用国民经济去杠杆的大背景,坚决把煤炭企业杠杆率降下来,积极争取市场化债转股落地。

要从根本上增强煤炭产业韧性,必须在不断完善现行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大胆开拓创新发展模式、盈利模式、动力模式。要利用煤炭产业发展稳中向好、盈利状况有所改善的机会,着力偿还债务,优先考虑补足安全、社保、环保、科技研发、拖欠工资等;优势企业还要抓住盈利水平提升的有利时机,适时适度开展兼并重组,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关联度,以进一步增强煤炭产业韧性。

岳福斌还指出,煤炭产业必须顺势而为,加快由传统能源产业转变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新能源产业;由政府主体、政策主导为主转变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由产业链条过短和自我闭环循环生产模式转变为原煤深加工转化一条龙产业链的开放循环生产模式;由燃料原煤生产供应商向精品燃料和原料综合供应商转变;由煤炭运输线路为纽带、区域性、点对点的服务方式转变为网络数据、开放式、全覆盖的现代服务方式。